

在云上

林清玄 / 著

有一些鸟，总在雨中歌唱；

有一些花，总在月光下开放；

有一些鱼，总在优雅中遨游；

有一种心境，总在繁忙中逍遥……

当你从红尘滚动的大街上，
回到宁静的住所，
泡上一杯茶，

打开《在云上》，

慢慢地品着，
细细地读着，

你的内心开始变得欢喜，

感动鲜活。

你不仅得到了美文的滋润，
更发觉了内心的智慧。

你看到了浮云之上的浮云，
蓝天之上的蓝天。

你的心来到了一个更广大而纯真的世界，
你发现你的生活其实充满了光明。

在那光明中，
你再也等不到明天，
你要享受今天，
享受此时此刻……

这是一本追求人间美好，
探索人生智慧，

体会人文心灵不可错过的书，

使困惑的人清醒，
使悲伤的人欢喜……

在
一
雲
上

林
清
玄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云上 / 林清玄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10 (2007.12重印)

ISBN 978-7-5434-6398-1

I . 在… II . 林…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5310号

书 名 在云上
作 者 林清玄
策 划 汉霖文化
责任编辑 袁淑萍
装帧设计 耀午书装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20千字
印 数 15001~20000
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2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4-6398-1
定 价 1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电话: 010-84314446
发行电话: 010-51690767/68/69

金翅鸟首部曲

金翅鸟

遥远的自己

雪 惊人的大声

枯叶蝶的最后归宿

永远的第一点

你的地平线是我的天空

如鶲掠过海洋

等不及天明

总也不老

听见花的哭泣

目录

077 074 071 067 064 060 056 052 048 045 039 036

舍枝 悲剧之风 瑜伽之龙 勇于不敢 人是有机 三十米拉的重量 不知最亲切 紧抱生命之树 白莲雾园 器三昧 永以为好 感觉全开

目 录

讨欢心	命运之门的金钥匙	旅行箱的空义	念之漩涡	弦外之音与身外之物	今日未吃茶	金翅鸟二部曲	绝境飞行	不自由的蝴蝶	先知豆腐	113	106	100	094	089	086	083	081	079
-----	----------	--------	------	-----------	-------	--------	------	--------	------	-----	-----	-----	-----	-----	-----	-----	-----	-----

月光下的宁静海洋

慢速球进垒

马缨丹翻身

贼光消失的时候

纯心走天下

削面之神

四十岁学用左手

不时蛙

寒夜读怀海德

完美主义的终站

好燕南来

半日断食

167 163 157 149 146 143 140 135 131 128 124 117

目 录

暮靄溫泉的你院生念	172
走向山谷的人	177
绝望中还向前跑	181
失去心更宽	185
吃茶的方法	189
昔年樱花在	191
枫红层层中吃枫叶饼	194
奇摩SPRING GIRL	197
夕阳近黄昏 所以无限好	201

金翅鸟首部曲

生活的美是这样来的

生命的感动是如此打开的。

金翅鸟

在最高的云上
感觉深邃的溪谷
龙游过的温度

在最远的须弥山
观照八方的平原
龙潜行的身影

在最黑的暗夜
思想明亮的白日
龙闪耀的金光

在最平淡的生活
创造高峰

捕捉若隐若现的龙

感觉全开、观照细腻的金翅鸟
思想高大、创造非凡的金翅鸟王呀
使神秘幽微的灵感之龙
不可隐藏

小时候，觉得龙是最非凡的。

龙能飞天入海，吞水吐火，几乎无所不能，古来皇帝都自比为龙，龙也成为东方民族普遍的图腾。

但是，皇帝如果知道有金翅鸟，想法可能会改观。

金翅鸟不吃别的食物，只吃龙。

一只金翅鸟，一日之间可以吃掉一条龙王和五百条小龙。

金翅鸟之大也是超乎想象，身长八千由旬，左右翅各长四千由旬，一由旬是四十里长。

金翅鸟之美更不可思议，它全身金色，面白翼赤，头翼爪嘴像老鹰，身体四肢却像人类。

金翅鸟在佛教里，是“天龙八部”之一，为守护佛法之神。

天龙八部：天王、龙王、夜叉、乾闼婆（香神或乐神）、阿修罗（鬼王）、迦楼罗（金翅鸟）、紧那罗（非人或歌人）、摩睺罗伽（大蟒神）。

天龙八部是印度神话转化过来的，不一定要以真实观之，作为象征，则让我们有了无比的想象。

我认为，天龙八部与真实人间是一种交叉存在，每一个人的

心里就有天龙八部。喜时是天王，怒时是阿修罗；正向是龙王，负向是夜叉；心里唱歌、跳舞时，是乾闼婆和紧那罗；想象力与创造力，是金翅鸟飞翔；活动力与实践力，是大蟒神游动。

如果有人问说：天龙八部是实有的或非有的？若是非有，为什么说是佛的护法？

这个问题要向心里去找，心即是佛，天龙八部护持其心，故亦护持佛。

另外一种交叉存在，是我们在人间也会看到天龙八部特质的人。环顾四周，多行慈善的人不与天王无异吗？特别有想象力的人，不会使我们想起金翅鸟吗？随时充满张力要爆发的人，不正是阿修罗吗？

天龙八部是一种人格特质，也是人的一种化现。从这个角度看，天龙八部不需要跑到须弥山去找。

我向往的人格特质是和金翅鸟一样，拥有着美、想象力与创造力，每天以龙为食；龙就是飞来飞去、游来游去的灵感，如果一天不吃一些灵感，就难以飞行了。

黄昏时分，我喜欢看天边的夕阳，夕阳投照的晚云，霞光悠长，有如金翅鸟展翼，大、美、不可思议。

看见那广大、美妙、不可思议的时空，如果能心包太虚、情细如发，秘境并非不可能发生。

在《维摩诘经》里，在长宽一丈的方丈室里，有八万四千位善知识坐在一起，听维摩诘居士的说法。这是不可思议，却并非不可能。现代电视台、广播电台的摄影室与播音室，大小也只是

一丈，却可以同时让数千万人听法！

在《法华经》里，佛陀说法时，竟从地底涌出高五百由旬，宽两百五十由旬的宝塔，这是不可思议的大，但是我们如果乘太空船飞得够高，巨大的宝塔看起来，也如一个春天的“油笋”！

在《华严经》里，说是“一毛孔中有三千大千世界”、“一念遍满无量劫”。一个想法在时间上可以无限久远，一个毛孔在空间里有无限广大，对于游走于网际网路的现代人，一点也不稀奇！

这种奔放不拘、无边无际的想象，这种绚丽多彩、浪漫不凡的心象，在佛经里几乎俯拾皆是。难怪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会感叹：“印度人绞起脑筋来，既不受空间的限制、又不受时间的限制；谈世界何止三千大千，谈天何止三十三层，谈地狱何止十层八层，一切都无边无尽。”

罗曼·罗兰在《罗摩克里希那的一生》中也说：“如果地球上有一个民族在最初的时代就珍藏着理想之梦境，并且几千年来一直真诚笃信、孜孜以求，那么这个民族就一定是印度民族。”

金翅鸟的象征，正是“珍藏着理想之梦境”吧！

唯有我们心里住着金翅鸟，能有无边的想象、不凡的心象，才能在这狭隘、窒闷的人世里，保持一种开阔吧！唯有我们不受空间的限制，又不受时间的限制，才能在这短暂、忧恼的人生里，保持着一种欢喜吧！

生命是苦，人的烦恼比恒河的沙还要多。

情爱是泪，人的悲伤比四大海的海水还多。

心里一直住着金翅鸟有多么好呀！

如果不能长住，偶尔化成一只金翅鸟，逆风穿云而去，在最高的云上，纵使飞不出如来的手掌心，也可以看见如来清晰的掌纹；即使不能立即抵达西方世界，也能看见、听到阿弥陀的光明及说法的幽微之声。

穿过云、再穿过云，在最高的法性上：

非情、非细、非短、非长、非赤、非润；

无影、无暗、无风、无空、无着、无味、无臭；

无眼、无耳、无语、无意、无热力、无气息；

无口、无量、无内、无外。

彼了无所食，亦无食彼者。

我把在生命的感悟、修行的体验、生活的觉察中捕来的灵感之龙，与有缘的、愿意感觉的、向往境界的朋友分享。

遥远的自己

青蛙与麻雀在河边争论
该如何才能唱美丽的歌
山林里突然传来云雀的歌唱
河岸随即一片默然

树上的枫叶正在吵嚷
谁应该在下一阵风飘落
天边突然吹来强烈的风
纷纷飘落的叶子还没有结论

诗人偶遇百合花
问起：是根是叶是花
哪一个才是开放的本体
一直到百合凋谢，诗人白发

诗人为自己刻一墓志铭：

“是一朵百合是一朵百合是一朵百合呀！”

弘一大师圆寂之后，许多研究他的学者发现，弘一大师的笔名、别号总共有两百三十五个，这是已知的，未知的、未找到的还不算在内。

幸好，弘一的诗文、书画独具一格，寻找起来不会太困难，署什么笔名、别号似乎也无关紧要。

我比较有兴趣的是：为什么弘一要使用那么多的名字？哪一个才是弘一大师自己最喜欢的？或者说，哪一个才是自己呢？

这使我想起一个笑话：有一天，有人举办了一个鹦鹉演讲比赛。鹦鹉一一上场，只只都是能言善道、口若悬河，实在难分高下。

最后一只鹦鹉上场，它只说了一句话：“呀！这么多的鹦鹉呀！”鞠躬而退。

那说了一句话的鹦鹉，得了冠军。

原因很简单，所有的鹦鹉都是学人说话，只有那只鹦鹉说了自己的话。

弘一大师用那么多的名字行世，是知道世上并没有一个真正叫做“自己”的东西！我们只是在某一个时空中扮演自己罢了！既自称为“晚晴老人”，第二天又叫自己“晨晖老人”。前一段时间自言是“无住”，后一段时间又自道为“深心”。对一个学生自称“息翁”，对另一个学生又自称“不息”。有时“雪翁”，有时“焰

慧”，冷热是多么不同！

在数百个自己中穿梭来去，圆寂时，弘一大师以一句“悲欣交集”做为总结。

我时常在静思时，想起弘一大师的角色扮演，自问道：“在这偶然时空的交会中，哪一个才是必然的自己呢？”

其实，自己，既没有必然性，也没有绝对性，更没有固定性。

不要说童年的自己和中年的自己完全不同。

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也不相同。

甚至，上一刻的自己和下一刻的自己，也已不同。

“真实的自己”是在遥远的地方，并没有真正的实体。

“自己”在时空中不断地蜕变，读完一本书和未读一本书的自己是不同的；懂得爱和不懂爱的自己是不同的；心眼已开和心眼未开的自己又是不同。

当我说到“自己”，是一个不能完全确立的指陈，正如搭弓拔箭欲射，却没有一个确切的目标。

每一个向四面八方展示的自己，都是戴着面具。正如古代的项陵王作战，每天戴着不同的面具，到最后，没有人认识真正的国王；而国王如果不戴面具，也不敢上战场了。

若有八万四千人认识我，知道我的名姓，也只是看见了一个个的面具。

因为，真实的我，永在改变中。

我畏惧这种“自己的不确定性”，因为我畏惧“今日之我”不